

高山流水

GAOSHAN LIUSHUI

贺晓晨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高山流水

贺晓晨 著

GAOSHAN LIUSHUI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山流水/贺晓晨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219-09649-9

I. ①高… II. ①贺…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③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④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040 号

责任编辑 韩绿林 张雪芹

责任校对 寇晓阳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排版制作 南宁广印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印 刷 南宁市友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9-09649-9 / I·1833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 序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纯绿色无污染,却贫乏得可怜。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直到小学四五年级吧,才发现了一种矿石,可以用于安装矿石收音机。

幸好我家书比较多,除了大人要求背诵的唐诗、宋词外,我开始偷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直到偷看《封神演义》时,被发现了,于是书橱上了锁。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初一没能上完,几乎所有的书都成了禁书,我也曾目睹烧书的热火朝天的场面。也许就像当年林则徐虎门烧鸦片那般壮观。然后不到十六岁就到了农村去插队,幸好有一位也是看书成瘾的同学,“文革”中没干别的,专门“窃”书。带着两大箱书到了农村,书成了我们共享的精神食粮,那些书伴着 we 度过了农村一穷二白的岁月。后来我当了兵,部队管理得更严,只能看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但许多手抄书却在坚冰之下悄悄流传,我也尝试着阅读一些所谓“禁书”。后来我就不再满足于提心吊胆地找书看了,开始偷着写点什么。部队十点熄灯,我就躲在被窝里亮着手电筒写写画画,电池一两天就耗光了。

终于粉碎了“四人帮”,精神桎梏随之开裂、崩塌,但我由于深受毛主席“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思想的影响,以为无论写什么,首

先要有生活体验。于是决定：一、三十岁以前不动笔，二、不结婚不写爱情。所以我于三十岁才发表了处女作。

这个集子，也算是了却生前身后事吧。

贺晓晨

目

录

CONTENTS

一、小说

夜来香	3
高山流水——一位首席提琴手的日记	8
山矮人高	29
蓝的太阳	40
卡崙河轶闻	50
猫外婆传	54
黑 洞	64
魔鬼三角的恋情	77
起 风	108

二、影视剧市

死 屋	117
江 仇	147
夜迷离	180

小说



夜来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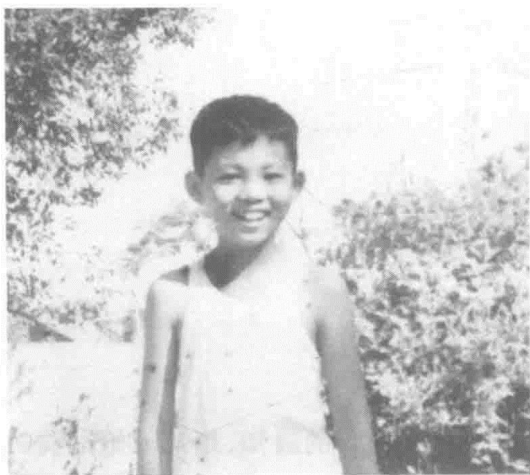
“松月庵”看门的老人显然已经接到了文化局的通知,热情地抢过我的行李,把我领进早已打扫干净的那间厢房。我急切地推开窗户——啊,那株夜来香,它还在。一年不见,已经长得这么高大、茂盛。

那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夏季,当我得悉我将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升级到意味着再次失去自由的“学习班”里时,为了一部即将完成的题为“风雨花”的长篇小说,我下决心豁出去了,于是,我逃上了这个远离闹市的莲花山。山上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尼姑庵——“松月庵”,听老辈们说过,“五四运动”以后,尼姑们都还了俗,庵里早就断了香火。“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更使它变得破败不堪,平时绝少有人上来。我编造了一个谎言,骗过谁也说不清有多大岁数的看门老人,在东面的一间厢房里住了下来。

晚上,我点亮了小油灯,运神遣意,埋头写作。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浓郁的香气。我推开窗户——原来庭院中栽着一株夜来香。几乎就在同时,对面厢房也有一扇窗户无声无息地开了,接着,从没有点灯的黑幽幽的窗洞里传出了颤动着的哭泣一般的提琴声。



我从小就皱眉头的时候多。



我笑起来还是蛮可爱的。

琴声缓慢地，但又执着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一支曲子，一声声，直往心里钻，揪心极了。我停下笔，竭力从本来就相当贫乏，又被这场革命冲刷得几乎丧失殆尽的音乐知识里搜索着似曾相识的印象，终于，我想起来了：那是舒伯特的一支小夜曲。是谁，把优美轻松的旋律拉成了如泣如诉的哀乐？

琴声无休无止地重复着这支被放慢了一倍速度的小夜曲，直到山脚下的农村传来了第一声鸡啼，才戛然而止。接着，窗户被悄无声息地关上，周围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天刚亮，戒备心好奇感就促使我找到了看门人，问他昨夜拉琴的是谁？看门人躲避我的目光，摇着手连声说道：“不好问得，不好问得。”之后赶紧避开了。从他慌张和掩饰的神情中，我得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结论：那个神秘的拉琴人对我来说，至少是无害的。

戒备解除了，好奇感却益发强烈。我装作散步绕到那间房前，推推门，门从里面拴住了；侧耳听听，没有一点音响。我又绕回向着庭院的那扇紧闭着的窗户，贴在窗玻璃上往里看，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我克制着寻根究底的欲望，回到了自己的房中，这年月，还是洁身自好，少管闲事为妙。

没想到，这琴声竟成了我的魔咒！我知道，我的自由不多，他们随时都可能找到我，而且，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夜间写作的习惯，可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对我来说无比宝贵的时间，也被琴声夺去。一连半个月，每天晚上只要闻到花香，准能听到那支变了味儿的小夜曲，那揪心的琴声打断、堵塞着我的思路，刺激得我坐卧不安。终于有一天，我下了决心，准备另找隐居避难之处。可奇怪的是，就在这天晚上，琴声停止了。

我无暇顾及个中原委，马上抓住这些比金子还宝贵的光阴，接上被琴声打断的思路，在夜来香的熏陶中连续干了几个通宵，一鼓作气完成了初稿。我长舒一口气，揉揉被油灯熏得直流泪的眼睛，抬起头——啊，对面的窗户是开着的，为什么一连几个晚上听不到琴声了？我的好奇心重又强烈地钻了出来。

我决心解开这个谜。趁着在清早看门老人照例来给我送开水的机会，我和他聊了起来。为了解除老人对我的怀疑，我先问他：“老人家，你看我像不像坏人？”

老人看看我，露出一个慈祥的笑：“莫要再哄我了。我知道，你是个作家，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好人。你叫丁一民。”

我大吃一惊：“谁告诉你的？”

“她。”

“谁？”

“喏，就是那个夜里拉弦的姑娘。”他朝对面那两扇紧闭的窗户努努嘴，“那天晚上，她在你的窗外站了好长时间，我不放心，就悄悄地跟过来，听见她嘴里叨叨咕咕老在说：‘他还在写，他还在写。’她是在说你哪。说也怪，就从那晚上起，她就不拉弦了，依我说这倒也好，那曲子叫人听着总觉得心里酸溜溜的提不起劲来。”

“她叫什么名字？”

“我问过她，她不肯说。唉，说起来怪可怜的。她比你早来了几天，除了身上穿的，就带着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和那把弦，说是要当尼姑。这么个年轻姑娘，模样儿长得也俏，要来当



我的女儿加加小学二年级时以广西故事大王比赛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在青岛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故事大王选拔邀请赛”，获一等奖暨全国故事大王称号。

尼姑，你说怪不怪？这年月，怪事就是多。我对她说，这里早就没有尼姑了。可是她千求百求，非要住下。我想，反正这么些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就答应了。白天她从不出门，晚上一闻到花香，就开始没完没了的拉弦。噢，对了，她把那个盒子埋在夜来香底下了。你猜那是个什么盒子？要不是赶上这年月，我也说不准——那是个骨灰盒，没错！”

我明白了，她在用琴声倾诉着她的思恋和悲哀，用琴声和死去的亲人交谈；而那花香，便是亲人的语言。她把自己封闭在死的氛围中寻求解脱，可是，这毕竟是消极的啊！

“她不会出什么事吧？”看门老人凑过来，压低嗓门说道，“这两天听不到弦响，倒叫人挂着颗心。你说，她这是怎么啦？”

“她在思索。”我随口说出了心中的想法，看到老人不解的眼神，我又解释了一句，“不会的，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撇开“洁身自好，少管闲事”的信条——对她，对看门人，我都用不着顾虑——写了一张纸条托人转交给她。上面写：“死者不需要悲伤；生者应面向未来。”

晚上，当浓郁的花香弥漫开来的时候，我又听到了琴声，还是那支小夜曲，在优美欢快的旋律中，我听出了抗争和希望，我忽然感觉到，那琴声把我和她的心沟通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她。

遗憾的是，第二天我就被抓了回去，关进了“学习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任何消息。可是，那琴声时时在激励着我，支持着我度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刻。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的那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找到了。当文化局老张问我准备在哪里修改这部初稿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上莲花山。”——我希望着这次能够见到那位神交已久的神秘拉琴姑娘。

“她呢？”我拉着看门老人的手急切地问道。

“谁？噢，你是问那个拉弦姑娘。”他咧开没牙的嘴笑了，用手滑稽地比画着拉弦的姿势说：“她如今在大剧场里拉弦了。听她拉弦的人可多啦，那个掌声啊，震耳欲聋。她没忘了我这个糟老头，专门请我去听了一场。嘿，听得人心里热乎乎的，恨不得多活几年啊！”

老人的情绪感染了我。是的,她的琴声应该属于美好的未来。

当夜来香又开放的时候,我充满信心,精神百倍地开始伏案工作。笔,在纸上沙沙地耕耘,耕耘……

原载于《天涯》,1982年第3期

高山流水

——一位首席提琴手的日记

×月×日

今天,我这是怎么啦?

从乐团出来,一直心神不定,路上老是撞红灯,就没有顺顺当当地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回到家里,妈妈一个劲唠叨,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好像我还是个三岁的小丫头。好不容易躲进我的小天地,把自己抛上席梦思,又差点被弹下地来,气得我把床垫足足捶了有一刻钟。

怎么啦?我这是怎么啦?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怎么还会这么失态?

每当理不出头绪的时候,我的思维,就像一匹识途的老马,不知不觉把我驮到你的面前——唯民,帮帮我,让我快点儿平静下来,我要好好想想……

×月×日

唯民,我不瞒你,也不想骗自己,我怕是堕入情网了——仅仅因为他的一句话。我像一瓶汽水,那句话就像一把起子,“噗”的一声,起开了瓶盖,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有那么多的气泡。

他的一句话,竟使我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轻轻掩上门,悄悄哼着:

墙上镜子请你下来,

仔细照照我的模样……

其实,闭上眼睛我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尊容:过长的脸,尽管留着齐眉的发式,仍掩饰不住那不合分寸的比例。眉毛倒是又细又长,如果单独拿

出来,那是典型的柳叶眉,可是配上眼角下垂的小眼睛,连眉毛也变得难看了。还有,狭长的鼻子下,两片又薄又阔的嘴唇,有人说,那是傲慢型的搭配——丑而傲慢,啊,够了!

可是他,竟然说了那样的一句话。他说我非但不丑,而且,还有一种个性美!

对我说“美”这个字眼的,三十年来只有两个人,他是第二个,而你,唯民,是第一个。

好像就在昨天……

你眯缝着微凹进去的大眼,沉浸在清亮、悠扬的二胡声中,那棱角分明的清瘦的面容,就像一尊希腊石雕。

我的眼前,出现了巍峨雄峻的山峰,我沿着山间小路向上攀登,白云、飞鸟、野花、香草,一路伴随着我。俄顷,云散了,耳畔传来潺潺的流水声,远山时隐时现的悬瀑飞流,一直来到我的脚下,汇成了一汪清潭……我的心思忽然一动,这莫不是那支著名的古曲?我便忍不住随口说出:“巍巍乎高山,潺潺兮流水。”

你的身子微微一抖,收住琴声,眼睛忽地睁得老大,惊奇地盯着我,足足看了有三分钟。啊,那目光是那么亮。

我让你看得都不好意思了,天知道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看什么嘛,人家长得那么丑。”

“不,你不丑,在我看来,你有一种美。”

让我好好想想,当我听到这世界上居然有人第一次对我说出“美”这个



我曾有两把小提琴。一把据说是缴获小日本的,曾摔在地上,被马踩了一脚。修复后指板低,不规范。我当兵入伍时,送给了仍在农村插队的同学。到部队后又买了一把,50元。那个时代这个价格算是贵的了。

原不属于我的字眼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好像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只觉得心里甜甜的,脸上微微有点发烧。啊,对了,是你的目光使我产生了一种信服感:你既不是在奉承,也不是在欺骗。

那么,他呢?

×月×日

他是我们乐团的助理指挥。人长得很白,甚至有些近乎苍白,鼻翼和嘴角像刀刻的一般。有人说,他的那两道剑眉和一头蓬乱乌亮的长发最能显示他的个性。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不知怎的,我有点儿怕他蹙起眉头时的表情。

对了,唯民,他简直长得很像你,都是那么棱角分明,都是那样富于男子气质,还有,那眼睛、鼻子……不过,你似乎更内在一些,平凡一些,容易接近一些;而他,则比较外露,咄咄逼人,对于女人来说,也许更具有征服性。然而,不知是没有意识到,还是不屑于,他从不利用这种优越性,因为据我所知,他至今还没有女朋友,要知道,他已经三十三岁了。

他叫卫博。我曾经留意过他在工资单上的签名,有时写成“广博”的“博”,有时又挎上一把刀,写成“拼搏”的“搏”。唯民,不要笑话我,我承认我在暗地里常常留心他的举动,人非草木,何况我又是女人,尽管是个丑女人。

按说,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我是首席提琴,而他负责日常排练指挥。但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有关业务的谈话之外,他从没有对我说过别的话,就连“今天天气……”之类的见面话都没有说过。他似乎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不卑不亢的等距离,他似乎总套着一身头盔铁甲,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他想做什么,所以,虽然出于一个女人的本性,我曾在暗中留意过他的举动,感觉到他的吸引力,但也仅止于此。何况,在他面前,我总忘不掉自己的尊容,总觉得要矮一大截子,从不敢做非分的奢想。汽水被瓶盖堵在瓶子里时,是没有气泡的,这大概也是一种生态平衡吧。

但是,生态平衡也有被打破的时候。

那天，下班了，他叫住我，脸上带着笑。说实在的，他笑起来很美，可我还是更喜欢他不笑时那种微带忧郁的气质。

他笑着对我说：“你今天拉得不错。”

我惊异极了，要知道，他从未夸奖过任何人。我竭力想从人的眼睛——心灵的窗户里，找出他夸奖的因子。我俩对视了很久，离得那么近，我甚至从他的瞳仁里看到了我的倒影——一个丑而傲慢的老姑娘。我慌忙把头扭开去。



我老婆姓王名威。原是“薇”，为何改为“威”，一直没问明白。

“不，你不丑，你有一种个性美。”

天哪，他简直钻到我的心里去了，竟然把握住了我思维的脉搏。我不敢再看他一眼，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上了车，逃也似的拼命蹬着。

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但我感情的瓶盖儿却被他起开了，冒出那么多的气泡。

11

×月×日

一、二、三……今天是第五天了。

从那天起，似乎约好了似的，每天一下班，我和卫博总要一起推着自行车走完文化大院那条长长的林荫道，有时是他在排练厅外等我，有时是我等他。

沿着林荫道，我们边走边谈，谈得最多的还是本行。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刻苦勤奋的人，靠自学走上了指挥台，这一直是我敬重他的主要原因。然而，真正使我刮目相看的，是他的那些独特的见解，甚至对一些已经公认的世界名曲，他也能说出一套与常规的理解相悖的理论。我自负深得家传，又是正统的“科班”出身，且是中央音乐学院，即使是比较高深的专业上的问题，自信也是难不倒我的。可是，在他的那些理论面前，我却变